

现实荒诞

怎样的阴差阳错,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“贵宾”?置身于每一场宴会,董丹惊叹: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;付不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;工厂为了私利竟用头发做酱油……在吃香喝辣、酒色艳情之余,隐藏在美食、美女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。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真实的事实公布出来时,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


高兴问董丹能不能介绍陈洋给她认识

董丹走进了午宴大厅。正在找位置坐下的时候,突然有人在董丹的肩膀上拍了一下。他转过身来,看见一顶大棒球帽,帽子底下露出一张小脸蛋,被左右两只巨大的银色耳环夹在中间。董丹望着她,心想她八成认错人了。

那女孩拉住他那只装了假麦克风跟破照相机的挎包,领着他穿过了人群和桌椅。她喊他“董鹏”,那是他几个月以前就停用的一个假名。“董鹏,你知道今天这场记者会最让我不满的是什么吗?”她看上去大概28岁,或者更大一些,人很瘦,胸脯平坦,一双大眼睛勾着黑色的眼线,看上去她从生下来就失眠到现在。

“不知道。”董丹笑了,“你怎么老叫我董鹏?”她的手势比了一半,这下停住了。脸上的表情像是她不知道该疑惑自己的记忆力,还是该疑惑有人在跟她的记忆力捣蛋。“我叫董丹。”他回答,一本正经地。她笑着说,反正“董鹏”这个名字肯定不是她胡编的。她姓高,单名一个“兴”字,这名字是她父母给她取的。“我能证明你和董鹏是同一个人。”高兴说着打开名片夹,掏出了其中一张。那正是几个月以前,他用的那种名片。上面有着他已经报废的假名“董鹏”。

“怎么样?是你亲自给我的。”肯定不是我给你的这张名片。”他说。“少蒙我!别以为我记性不好!我欣赏的人一般我都不会搞错。”她说。“我欣赏你是因为你不像其他人那样假模假式。”她向他伸出手,看他眨眨眼睛,这才钩钩手指头说:“给根烟吧?”他掏出他的香烟,她看了看烟盒包装,抽出一根点上。刚抽一口,她立刻把它熄了。董丹看着她把烟蒂丢进了垃圾桶。

她问董丹能不能介绍陈洋给她认识认识,董丹还来不及拒绝,她已经让他不必装蒜,因为从他俩相近的西北口音,她早就猜出来他们是老乡。别担心,她得到了大师的地址电话,一定不会泄露出去。

“想不想赶在别人之前发这篇稿子?”高兴不知从哪里就抽出了一张纸。“我早就帮你写好了。这些记者会都千篇一律,写过一篇以后,只要把上面的名字改一改,其他什么时候都可以照用。”“我真的跟他不熟。”“我知道保护他的隐私是你的责任,所以我就说嘛,你这个人看起来挺正直。”她那涂了深色唇膏的嘴角扯了一下,那笑容看起来有点不太友善。

董丹犹豫了。他想立刻走人,找个借口把她甩掉,然后迅速离开此地。可是,他必须找出另外那个虫子,把他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,在他毁了自己之前先毁了他。

“成交不成交,董鹏?”高兴进一步逼问,“要不,再附带赠送脚底按摩?”她两只手交叉在胸前,向董丹又靠近了一步。董丹现在已无异于一只被捕的野兽,只要能脱逃,什么都干得出。他在高兴给他的纸上写了个电话号码,当然又是他随手捏造的。至于这么做的后果,眼下他顾不上。

宴席间,董丹发现高兴已经不见了,这才踏实下来吃饭。他胃口不佳,这时总算有一道菜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一个胖子服务员端上来一个长方形的盘子,上面放了20个巨大的海螺。服务员告诉大家这道菜的名字叫做“山海会”,发明这道菜的是一个女厨师,在全国烹饪比赛中拿过冠军的。首先得把海螺肉从壳里头挑出来,剥碎了,混进细嫩的小牛肉以及新鲜的野菇,再加上作料,秘密配方,最后把搅拌均匀成泥的海螺肉和小牛肉一并塞回螺壳里。服务员发给每个人一个玩具似的小榔头,还有一块金属的板子。他向大家讲解,这些都是吃这道菜的工具。服务员示范着用用小榔头把螺壳敲开。桌上的每一个客人都全神贯注地学着他的步骤。从敲开了口的壳里,挑出一条弯曲鲜美的螺肉,形状还真像蜗牛。

董丹看见签名登记处那个黄头发女孩朝他走了过来。她问董丹:你刚才要找的那个人见着了没?没有,没找到。怎么可能呢?她跟那个人说了董丹在找他,她还把董丹的名片给了那人,跟他形容了董丹长什么样子。董丹问:对方是个中年男人吗?看不出年纪。女孩打量了每一个桌上的脸孔,对不起,她现在也找不着他了,八成已经走了。有些记者是不留下来吃酒席的,他们还有下一场要赶,可以多赚一份车马费,她说。

混账、寄生虫、小偷。董丹的创业心血和知识财产都让这人给偷了。他知道董丹要找他算账,所以溜了。他惧怕董丹的程度远远大于董丹怕他。这样一分析,董丹感觉放心了些。桌上那道海螺肉令他的眼光一直不舍得移开,想到如此的美味没有小梅的份儿,他于心不忍。

等到桌上其他客人都走了,他抓起了一块餐巾,把剩在盘子里的最后一颗海螺给包了起来。

名人有约

从恶童出世,到不羁少年,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;从维系四年的初恋,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,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,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;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,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,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,《非常6+1》《梦想中国》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。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,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,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我爹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

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。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,到点儿必看,不管重播多少次。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,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,一遍都不能落下。

我爹今年快80岁了,生活规律,身体健康。每天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,躺在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,吃完晚饭,按时收看《新闻联播》。除了这点儿事,就是担心我,任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。

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,他就很恼火,跟我辩是辩非。不管我怎么解释,我爹都是这一句:“你怎么就这么不省心?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!”

我出生之前,我爹已经有两个闺女了。我娘没日没夜地搞“社教”。正事儿也没几件,就是一群老娘们咋咋呼呼。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相互嘀咕:闲着也是闲着,生个孩子得了!于是妇女们不顾老公的劳累,开始了下一代的“制造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娘有一天告诉我爹:“咱有了。”

我娘有个朋友,是妇产科大夫,做完检查,高兴地告诉我娘:“是个儿子!”算起来,大姐比我大8岁,二姐比我大6岁。我爹我娘根本没征求我的意见,就这么把我造了出来。

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,医生把我从产房里抱出来,跟我爹照了个面,我爹喜极而泣。他溜烟儿就跑到了大街上,干吗?给我娘买礼物。今天她立了头功!东街走西街,不知道买什么好,最后买回来一个肥皂盒。20年后说起这一段,我娘还在笑我爹“不靠谱”。

我爹一生满怀未竟的理想、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,从形式到内容都精益求精。

求精。比如他让我从小头顶“三七开”,打头油,头缝细而笔直,发丝服服帖帖。我们站一块儿,就是电影《包氏父子》里那爷儿俩。马褂、怀表、小分头——在他心目中这是文化人的范儿。

还有一些观念,完全不合常理。我7岁那年,有一天肚子疼,疼了一宿,满身大汗。我爹果断地说:“送医院!”我被扛到医院,送进病房,检查结果是“急性阑尾炎”,要立刻切除阑尾。换上病号服推进手术室,也不知为什么,突然就不疼了,我脱了蓝条褂儿直接溜回了家。

回家以后我爹开始给我讲道理,说这个阑尾啊,得割。有本书上写的,在英国,凡是贵族家庭,讲究点儿的,小孩儿都割阑尾,更别说我这还是个发炎的阑尾。

我爹曾经跟我说:“小咏,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吧。”我当时正忙着呢,回了一句:“没心思。”他就没讲下去。

我只知道我爹年轻的时候在兰州一家中药店当过学徒,表现不错,19岁那年被派到上海进修,见了不少世面。再回兰州,就感觉待不下去了,第二年又来到上海,投奔一位堂兄。堂兄在位于南京东路的“达仁堂药房”工作,给我爹也谋了份差使——坐在药房里的高台子上,抄方子,记账。

我爹在那里练出一手好字,药堂里一直保存着他写的笔记,直到几年前被拆迁。后来我上了大学,我爹要求我给他写信时,也一律用竖排繁体,导致我直到今天也不大会横着写字,怕弄错行。

1951年秋天,我爹离开上海,报考了兰州铁道学校,专业是会计。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娘,我娘小他7岁,当时念的是兰州师范学校。两个年轻人相爱,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

商战风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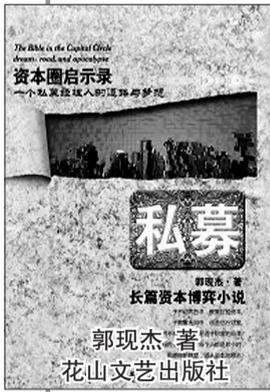
数年前,在一次股市的多、空之战中,以赵云狄、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金鼎投资,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鑫利投资背信弃义,导致金鼎投资惨败。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,林康远走海外。数年后,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——鹏达投资。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,暗中积蓄力量,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……

王雨农被林蕴涵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

“王总,王总!”裴天路见王雨农如此窘态,小声叫他。“哦——鄙人王雨农,鑫利投资公司总经理,这是我的名片。”王雨农走了进来,掏出名片,恭恭敬敬地呈到林蕴涵面前。

“谢谢。”林蕴涵接过名片,顺手将它放在旁边的桌子上,转过头问裴天路,“裴行长,我年假办公室已经批了,我想明天休假。”“行,休假前一定要把业务安排好。”裴天路说道。“安排好了,办公室让我把业务交给雅丽做。”

“那就好,开心地出去玩几天,回来后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做呢。”王雨农听说林蕴涵要休年假,眼睛一亮,连忙问道:“林小姐要休假?准备到哪儿去玩?”“和男友一起去西藏旅行。”“哦,”王雨农眼里闪过一丝醋意。王雨农和裴天路走后,黄雅丽笑着对林蕴涵说道:“看出来了吗,那个叫王雨农的人已经被你迷住了。”“去,瞎说什么呀,我才看不上他呢。”“哈哈,这可是你说的,那我可要下手喽——”黄雅丽嘻嘻笑道,“以前只听说王雨农是个标准的钻石王老五,我还以为他是个很丑的男人,没想到他是如此的年轻潇洒风流倜傥。”她冲到林蕴涵面前,冲着她大叫



道:“喂,再问你一遍,王雨农你要不要?不要我可真下手啦。”林蕴涵笑道:“听人说王雨农花心着呢,女朋友不计其数。”“哈,像他这样年轻多金的王老五,女朋友不多才怪呢。”黄雅丽眯起眼睛嬉笑着问林蕴涵,“蕴涵,你说,我怎样才能钓到王雨农?”

林蕴涵拿起一张电影杂志对黄雅丽笑道:“王雨农的女朋友全是电影明星。”黄雅丽赶快将电影杂志抢了过来,细细地看完,无奈地叹息道:“我没希望了,杂志上说,王雨农只对歌星、影星、模特之类的漂亮女孩子感兴趣——”

这天,林蕴涵去教堂做完礼拜,往回走时,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她,回转头一看,见王雨农开着一辆跑车慢慢地停在身边。“王雨农,你到教堂做什么来了?”林蕴涵奇怪地问道。“我路过,见你一个人,就过来打个招呼。哎,你怎么一个人回家,我送你?”“不用了,我想自己走一走。”

王雨农察言观色,见林蕴涵眼睛里蒙着一层淡淡的忧郁,就笑着问道:“怎么不开心了?是和男朋友生气了,还是分手了?”林蕴涵见他无聊,就横了一眼,说道:“分手了,你想怎样?”王雨农嬉笑道:“真的?如果那样,我就要进攻了,你准备好了。”林蕴涵俏脸一沉,薄唇道:“王雨农,你那么多女友,还不满足?好了,我还有事儿,我先走了。”说完,她摆摆手,转身就走。

王雨农从后面追过来,赔礼道:“哎呀,我和你开玩笑呢,你当真了?算我错了。喏,我这儿有两张音乐会的门票,送给你,算我赔礼了。”“我不去,没心情。”林蕴涵淡淡说道。“哎呀,这可是意大利的歌唱家达莉亚·马斯罗的专场,你不去?”见他这么一说,林蕴涵站住了,问

道:“真的吗?我怎么没听说?”这一段时间,她将自己闷在家里,很少和外面接触,当然也就知道了。

“真的,我骗你干什么?”王雨农见林蕴涵动了心,忙不迭地说:“算了,过几天再说吧,我今天真有事儿。”刚才林蕴涵说自己有事儿,现在不好改口了。“那好,反正达莉亚·马斯罗的音乐会还有几天,那时我再找你,你可不要再推辞了。”林蕴涵笑笑,没说话,转身走了。

王雨农自第一次见到林蕴涵就被她的美貌和气质所折服,但林蕴涵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,对他不理不睬,这让他无可奈何。他站在那里,望着林蕴涵渐渐走远的背影,叹息道:“这样美丽纯情的女人,就是睡一觉死了,也值得。”说完,他打电话给肖福禄:“给我订100张达莉亚·马斯罗的音乐会门票,要最好的位置。”“哪天的?”“他在北京还有几场演唱会?”“3场,每天一场。”“每天都订,每一场还要最好的位置,100张。”“王总,您订那么多门票干吗?包场吗?”肖福禄好奇道。“你怎么那么多废话,我告诉你什么规矩?不该问的就不要问!快去订票!”王雨农对肖福禄瞪眼呵斥道。“是,是,我马上去。”

第二天,王雨农给林蕴涵打电话,邀请她去看音乐会,林蕴涵说道:“我今天忙,明天吧。”第二天,王雨农又打电话,林蕴涵笑道:“你,哎,明天吧。”第三天,林蕴涵一下班,王雨农就出现在她面前,笑道:“去看音乐会?”林蕴涵奇怪道:“哎,你当真了?”王雨农笑道:“这可是你说的,再说,今天可是达莉亚·马斯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,如果不看,就没有机会了。”林蕴涵想了想,笑道:“好吧,一起去看吧。”